

子华子 周 程本撰

子华子原序

护左都水使者光禄大夫臣向言：所校讎中子华子书凡二十有四篇，以相校复重十有四篇，定著十篇。皆以杀青书可缮写。子华子程氏名本，字子华，晋人也。晋自顷公失政，政在六卿，赵简子始得志，招徕贤俊之士为其家臣。子华子生于是时，博学能通坟典丘索及故府传记之书，性闾爽善持论，不肯苟容于诸侯，聚徒著书，自号程子。名称籍甚，闻于诸侯，孔子遇诸郟，叹曰：天下之贤士也。简子欲仕诸朝而不能致，乃遣使者奉纁币聘以为爵执圭，是时简子杀奚犊及舜华，孔子为作临河之操。子华子亦逡巡不肯起。简子大怒将胁之以兵，子华子去而之齐。齐景公不能用也。子华子馆于晏氏，更题其书曰子华子。简子卒襄子立，子华子反于晋，时已老矣，遂不复仕以卒。今其书编离简断，以是门人弟子共相缀随纪其所闻而无次叙，非子故所著之书也。大抵子华子以道德为指归，而经纪以仁义，存诚养操，不苟于售，唯孔子然后知其贤。齐大夫晏平仲与之之为久要之交。当时诸侯以势相轧争，结怨连祸，日以权譎为事，子华子之言如持水纳石，不相酬答，卒以不遇。可为酸鼻。谨目录。臣向昧死上

子华子卷上周程本撰

阳城胥渠问

阳城胥渠因北宫子以见子华子，曰：胥渠愿有所谒也。夫太初胚胎，万有权舆，风转谁转，三三六六，谁究谁使，夫子闻诸故记者审矣，其有以发也？胥渠愿承其余。子华子曰：噫嘻，本何足以识之，请以尝试言之，而子亦尝试而听之。夫混茫之中，是名太初。实生三气，上气曰始，中气曰元，下气曰玄。玄资于元，元资于始，始资于初，太真剖割，通二而为一，离之而为两，各有精专，是名阴阳。两端而三之数，登于九而究矣，是以栖三阴之正气于风轮，其专精之名曰太玄。栖三阳之正气于水枢，其专精之名曰太一，太一正阳也，太玄正阴也，阳之正气其色赤，阴之正气其色黑，水阳也而其伏为阴，风阴也而其发为阳，上赤下黑，左青右白，黄潜于中宫，而五运流转，故有轮枢之象焉。水涵太一之中精，故能润泽百物，而行乎地中；风涵太玄之中精，故能动化百物，而行乎天上。上赤之象，其宫成离，下黑之象，其宫成坎。夫两端之所以平者，以中存乎其间故也。中名未立，两端之不形，是以坎离斡乎中气，中天地而立，生育万物，新新而不穷。阳之气为火，火胜故冬至之日燥；阴之气为水，水胜故夏至之日湿。火则上炎，水则下注。鸟飞而上，鱼动而下，物类相动，焱本相应。孰究其所以来，谁使其所以然，因其然也然，不然也然乎然，不然乎不然。吾亦不知其所以然也。夫是之谓万化。原上决而成

天，下决而成地。既已决也，命之曰中；决必有所合也，命之曰和。中和玄同，万物化生，夫是之谓三三六六。阳城胥渠曰：微夫子之言，吾几于不灵。子华子曰：噫嘻，本何足以识之，请以尝试言之，而子亦尝试听之。子华子曰：夫道一也，我与道而为三矣，而我之百骸九窍、毛发膏泽、脏腑肝膈、吹嘘吸引、滋液吐纳，无非道也。自此以往大挠，甲子所不能纪也。是故道立于一，而万物之变也，百事之化也，散而为万殊，齏沦而无涯。古之知道者，务全其生；务全其生者，不亡其所有也；不亡其所有者，道之守也；道之守者，神之舍也。是故全生者为上，亏生次之，死次之，迫斯为下矣。所谓全生者，六欲皆得其宜也；所谓亏生者，六欲分得其宜也。夫亏生则于其所尊者薄矣，其亏弥甚，则其尊弥薄，所谓死者无有所知，而复其未生也。所谓迫生者，六欲莫得其宜也，皆获其所甚恶者也，辱莫大于不义不义者，迫生也，故曰迫生，不如死人之常情，耳闻而目见也。耳闻所甚恶，不如无闻；目见所甚不欲，不如无见。是以迅雷则掩耳，恐故也。所贵乎嗜梁肉者，非腐鼠之谓也；所贵乎饮醪醴者，非败酒之谓也；所贵乎尊生者，非迫生之谓也。夫迫生之人，鞠穷而归，故曰迫斯为下矣。

公仲承问于程子曰：人有常言黄帝之治天下也，百神出而受职于明堂之庭，帝乃采铜于首山，作大炉焉，铸神鼎于山上。鼎成，群龙下迎，乘彼白云，至于帝乡。群小臣不得上升，攀龙之胡，力颤而绝，帝之弓裘坠焉，于是百姓奉之以长号，名之曰乌号之弓，而藏其衣冠于桥陵。信有之乎？程子曰：否。甚矣，世之好谲怪也。圣人与人同类也，类同则形同，形同则气同，气同则知识同矣。类异则形异，形异则气异，气异则知识异矣。人之所以相君长者，类也。相使者，形也。相管摄者，气也。相维持者，知识也。人之异龙，龙之异于鼎，鼎之异于云，言之辨也，恶足以相感召而实使之耶？其不然也必矣。世之好谲怪也，吾闻之，太古之圣人所以范世训俗者，有直言者，有曲言者。直言者直以情贡也，曲言者假以指喻也。言之致曲，则其传也久，传久而讹，则知者正之；讹甚而肴乱，则知者止之。夫黄帝之治天下也，其精微之感荡，上浮而下沉，故为百福之宗。为百福之所宗，则是百神受职于庭也。帝乃采铜者，神鼎熟也；登彼首山，就高明也；作为大炉，鼓阳化也，炼刚质物之器也。上水而下火，二气升降以相济，中和之实也；群龙者，众阳气也；云者，龙属也；帝乡者，灵台之关，而心术之变也。帝之谓所类也形也气也知识也，虽与人同尔，然而每成而每上也。每成而每上，则其精微之所彻达，神明之所之适，其去人也远矣。群小臣，知识之所不及者也，攀龙之胡，有见于下也；不得上升，无见于上也。有见于下无见于上者，士也；上下无见者，民也。弓裘衣冠者，帝所以善世制俗之具也，民无见也，怀其所以治我者而已矣。故

帝之逝也，号以决其慕，藏以奉其传，此假以指喻之言也，而人且亟传之以相诋，欺甚矣。世之好譎怪也。千世之后，必有人主，好高而慕大，以久生轻举而为羡慕者，其左右狡诈希宠之臣，又从而逢之，是将甘心于黄帝之所造者矣。夫人之大常，生而少壮，转而为衰老，转而为死亡，圣凡之所共也。上知之所弗幸免焉者也，且自故记之，所传若存而若亡。大庭中黄赫胥尊卢以来，所谓圣人者不一族，吾诚恐大圜之上，峣榭联累，虽处什伯，不足以处也，而复何所主宰，何所臣使，而其昏昏默默，以至于今也？是不然之甚者也。然而世之人知者歆羨，愚者矜跂，甚矣，世之好譎怪也！夫周之九鼎，禹所以图神奸也。黄帝之铸一，禹之铸九，其造为者同而所以之适焉者顿异，是可以决疑矣。且世之传疑也，不惟其传，昔宋有丁氏，家故无井，而出溉汲焉，常一日而一人居外，怨其如是也。鸠工而穿井于其家，相与语曰，今吾之穿井，得一人矣。有闻而传之者，曰丁氏穿井而得一人也，国人更相道之。语彻于宋君，宋君召其人而质之，丁氏对曰：自臣穿井，家获一人之力，非得一人于井也。是故黄帝之铸神鼎，是井中人之譬也。知者正之，是宋君召其人而质之之譬也。千世之后，必有人主好高而慕大，以久生轻举而为羡慕者，其左右狡诈希宠之臣，又从而逢之，是将甘心于黄帝之所造者矣。此吾所以反之复之而不能已者矣，小子志之！

郟子以达于礼闻于诸侯，子华子亟往从之见郟子焉，子华子曰：异乎吾所闻。夫礼先王所以定之也，非所以摇之也；夫礼所以开之也，非所以暴之也。青黄黼黻，文章之观尽而五色渝；宫征还激，生生之声足而八音汨。陆有辘置，水有网罟，而飞羽伏鳞无以幸其生矣。诗不云乎：潜虽伏矣，亦孔之昭。今郟子非徒摇之也，又从暴之也。郟子而达于礼乐，异乎吾所闻！肃驾而起，遵涂而归。

孔子赠

子华子反自郟，遭孔子于途，倾盖而顾，相语终日，甚相亲也。孔子命子路曰：取束帛以赠先生。子路屑然而对曰：由闻之，士不中间见。女嫁无媒，君子不以交礼也。有间又顾谓子路，子路又对如初。孔子曰：固哉由也，诗不云乎，有美一人，清风婉兮，邂逅相遇，适我愿兮。今程子天下之贤士也，于斯不赠，则终身弗能见也。小子行之！子华子曰：惟道无定形，虚凝为一气，散布为万物。宇宙也者，所以载道而传焉者也。万物一者也，夫孰知其所以起，夫孰知其所以终。凝者主结，布者营散，一开一敛，万形相禅。太古之时，澹泊恬愉，鹿聚而麋居，其知徐徐，其乐于于，夫是之谓宇，有无以相反也，高下以相倾也，盛盈黜息以相薄也，宠洪芦符以相形也。由是以生，由是以纪，由是以亏，由是以成。夫是之谓宙。宇者情相接也，宙者理相通也。是

故惟道无定形，虚凝为一气，散布为万物。宇宙也者，所以载道而传焉者也。

子华子曰：夫言之所以感为响，响欲绝而感已，移意之所以将为思，思未革而事前辍。何则？精神之所弗包焉故也。七十九代之君，法制不一，号令不齐，而俱王于天下，明旌善类而诛锄丑厉者，法之正也。其所以能行焉，精诚也。精诚不白，则无以王矣。其在后世，以急刻而责，恕以讹伪，而课忠言，非其愿意，非其真而保人之弗叛。悲夫，是旦坐于夕室也，是白之悬而黑之募也，是纵桌于陆而发轳于川也。其亦不可以幸而几矣！是以欲治之君，将以有为于是者，必先正其本术，定其精而不摇，保其诚而弗亏，夫然后出言以副情，端意以明指，世虽乱也，俗虽污也，而曰感不效于影响者，吾斯之未能信。

子华子居于苓塞，赵简子将用之，使使者将币于闾曰：寡大夫乏使，使下臣敬修不腆，以勤先生之将命者。子华子反币再拜以肃使者，而进之于庭，又拜而授，辞曰：主君之民某，如获罪戾，其敢逃刑，以其弗嗇之故，而适抱薪口之忧疾且有间，则我请造于朝，其敢重辱我主君之命？使者曰：寡大夫且有绪言，使下臣敬致诸执事。惟是晋国之宠灵，愿与先生共之。先生不违勤，而颺以行请，禄从者以爵执圭。子华子没阶而进，再拜而言曰：主君之民某，未有职业于朝也。且有恶疾，不堪君之命。弗敢以与闻。再拜而送使者于门，反其室，聚帑将行。其子弟族立而疑，北宫子曰：意闻之，身修于私名升于公，曰古今之通谊也。主君国之宗卿也，政所自出，以礼交而弗答，无乃不可乎？子华子曰：意，吾以尔为可以忘言也，而犹有萌焉。夫萌于中，必瞽于外，其意之谓矣。且彼召我者，夫岂徒然哉？必有以处我者矣。为人之所处者，不得安其所自处矣。是故古之人慎于其所以处也。昔者吾反自郟，闻语于孔子，属属焉不忘于心。孔子之所志，其过人者远矣。日者主君之召也，孔子辙环于河浒，而弗肯以济，援琴而写志，命之曰临河之操。其乱曰：河之水洋洋兮，丘之不济此命也。夫孔子之所以弗至，是乃我所以行之也。意，吾以尔为忘言也，而犹有萌焉？夫以小人之所察，而量君子之心，意尔其殆矣！北宫子遂强以见赵简子，简子闻子华子至，再拜而迎曰：不谷得奉社稷之灵，以抚有四封之内，先君有礼，所以颺宾客而交际之，纪庐人实典治之。吾子辱而在于敝邑有日矣，以岁之不易，而隶人有朝夕之虞，愿致戎邑方三四十里若五六十里，以为刍秣之共，吾子其曲意以临之？子华子曰：臣也不武，年运而往矣，颠毛种种，惧不任君之事，以为司败忧也。君有四圉以捍四方，臣弗堪也。明日子华子行，食于茭亭之口，北宫子曰：秦未有失也，绝人之善意而又剖迹以去之。夫子所以责人者太察矣。子华子曰：然非尔所及也。夫秦君之志大而求远，其所以望于我者厚，则吾无以甚其求矣。且尔亦闻牧野之事乎？周之六

师压郊，而陈武王袜系解焉，有五臣者将受誓事于前王，顾而使之系。五臣者相目而对曰：臣之所以事君王，非为系袜者也。王不得已，乃释旄钺而亲系之。夫人君能致其君，能有所不为，然后可以责之以有为。人臣能有所不为，然后能无不为也。本也未能无不为者也，能有所不为矣。

子华子违赵，赵简子不悦，烛过典广门之左，简子召而语之以其故。烛过对曰：彼庶人也而傲侮公上，法所弗置也，且无以为国矣。简子曰：而士以兵之。烛过至苓塞，子华子之行者三日矣。烛过反命曰：无及也。简子悔之，使使者于齐，而使董安于寓书以招之。子华子稽首而来，再拜以肃使者于庭而授之，辞曰：主君之亡臣某，不能束修越在诸侯，以为主君忧。臣闻之，物庸于所甘，士庸于所守。主君之亡臣不佞，而有四方之志，其敢以为执事者之所辱？夫丘陵崇，而穴成于上，狐狸藏矣；溪谷深，而渊成于下，鱼鳖安矣；松柏茂，而阴成于材，涂之人则荫矣。主君之亡臣不佞实有隐衷，唯执事者昭明其所存，如日月之升，以光烛于晋国，将四海之士重茧狎至，以承主君之令闻，夫岂惟亡臣？亡臣虽复野死以寘沟圳，其敢忘主君之赐？惟执事者财幸焉。简子得书，召无恤而戒之曰：烛过小人也，实使我获罪于本。吾且死，汝必灰之慎不忘也。襄子曰：诺。

北宫子仕

北宫子将仕于卫，子华子曰：意来，子之所以自事其心者，亦尝有以语我乎？北宫子曰：意未得以卒业也，以是樵苏之弗继，糊其颐颊于人。虽然，谨志其所欲为于善而违其恶也，庶几于完。子华子愀然变乎容，有间，曰：意是何言欤！善奚足愿而恶奚足违？吾语若，圣人不出，天下溃溃，日趋于迷。欲以有己，而卒于丧也。己欲以达之于人，而卒于失人。凡以善，故王者作兴，将以濯涤今世之昏悒，去善其殆可乎哉。善弗去，乱未艾也，而又奚以善为。北宫子曰：嘻，有是哉。愿毕其说。子华子曰：人中虚圆不径寸，神明舍焉。事物交滑，如理乱棼，如涉惊浸，一则以之怵惕，一则以之忌讳，一则以之惩创。是则一日之间，一时之顷，而径寸之地，如炎如冰矣。夫所谓神明者，其若之何而堪之？神弗留则蠹，明弗居则耗，而又奚以善为？古之知道者，泊兮如大羹之未调，譊譊兮如将孩，随推而迁，因荡而还，其精白津津若遗而复存，其神明休休，常与道谋。去羨去慕，孰知其故。今子之言曰，谨志于为善，则不善者将谁与耶？违子之所恶，则恶将谁归耶？予而勿受，归而勿纳，则必有忿悁之心起，而与我立敌矣。以我矜愿之意，而接彼忿悁之心，何为而不斗？斗且不止，小则嚣凌诟谇，大则碎首穴胸。夫以若之言，而幸于完，其几于殆矣。北宫子曰：嘻，若是其甚也？子华子曰：有甚哉！吾语若，祸之所自起，乱之所由生，皆存乎欲善而违恶。今天下，老师先生端弃带而说

，乃以是召乱也；学者相与熏沐其中，而亦唯此之事，是事祸也；父以是故不慈，子以是故不孝，兄以是故不友，弟以是故不恭，夫以是故不帅，妇以是故不从，君以是故不仁，臣以是故不忠。大伦蠹败，人纪消亡，结辙以趋之而犹恐其弗及也！悲夫，石碣欲完其名而杀厚，公子辄欲专其国而拒蒯聩，寤生克假，忽出而突入，季友鸩庆父，叔向诛鮒，雍纠之妻尸纠于朝，庄〔或作叔〕仲子欲托其帑于鲁，而先毙其室。先君厉公一言而杀三郤，华督父并忽〔或作忍〕于与夷。毛举其目，尚不胜为数也，是皆名为求得所欲，而能违所不欲者矣。然大伦蠹败，人纪消亡，结辙以趋之者，而犹恐其弗及也。悲夫！吾语若，乱之所由生，祸之所自起，皆存于欲善而违恶。夫人之中虚也，不得其所欲则疑，得其所不欲则惑，疑惑载于中虚，则荆棘生矣。父不疑于其子子必孝，兄不疑于其弟弟必共。夫不疑于其妇妇必贞，君不疑于其臣臣必忠，是还至而效者也。百事成而一事疑，道必废；三人行而一人惑，议必格。大道之世，上下洞达而无疑志。尧舜三代之王也，无意于王而天下治，所循者直道故也，是以天下和平。天下之所以平者，政平也；政之所以平者，人平也；人之所以平者，心平也。夫平犹权衡，然加铢两则移矣。载其所不欲，其为铢两者倍矣。故曰矜功者不立，虚愿者不至。非惟不足以得福，而行又以召祸。故吾不悦于子之言。今子亦平其所养而直以行之，何往而不得，何营而不就，而又奚以善为，且不可以有为也。尧曰若之何而善于予之事，舜亦曰若之何而善于予之事，是上与下争为善，是两实也。两实则乌得平，平不施焉则恶得直，失其所以平直，则尧无以为尧矣，舜无以为舜矣。吾子谨志于尧舜也，而又奚以善为。北宫子之卫，主于叔车氏，叔车氏有宠于卫君，国人害其嬖而将讨之，北宫子喟然叹曰：吾为是违夫子之言也，是以获戾于此也，吾何以卫为？致其所以为臣而归。

晏子治阿三年，毁闻于朝。公不悦，召而将免焉。晏子辞曰：臣知过矣，请复之。三年而举国善之，谣言四达，公将致其所以赏，晏子辞焉。公曰：何谓也？晏子对曰：昔者臣之所治，君之所当取也，而更得罪焉？今者臣之所治，君之所当诛也，而更得赏焉？非臣之情，臣不愿也。子华子闻之曰：晏子可谓直而不阿者矣。晏子之辞受，其可以训矣。齐之芜也固宜。夫人之常情，誉同于己者，助同于己者，爱同于己者，爱之反则憎，必有所立矣；助之反则挤，必有所在矣；誉之反则毁，必有所归矣。然而人主不之察也，左右执事之臣从而得其所为，则不禁也。世之治乱，盖常存乎两间。齐之芜也固宜。

子华子曰：元太初之中气也，天帝得之，运乎无穷；后土得之，溥博无疆。人之有元，百骸统焉。古之制字者，知其所以然，是故能固其元为完具之完，残其所固为寇贼之寇，加法度焉。故曰残固之谓寇，毁贼则为贼。夫穿垣窦

发鑄钥，其盗之细也夫。

虎会问

虎会以其私问于程子曰：主君何如主也？程子曰：昔尧舜在上，涂说而巷议所不废也，是是非非之谓士，试为吾子言之。本也不敢以古事为考，先大夫文子之志也，好学而能受规谏，立若不胜衣，言若不出口，身举士于白屋之下者四十有六人，皆能获得其赤心，公家赖焉。及其歿也，四十有六人者皆就宾位，是其无私德也。夫好学知也，受规谏仁也，无私德焉忠也。江之源出于汶山，其大如瓮口，其流可以滥觞，顺流而下控诸群荆，广袤数千里，方舟然后可以济，此无他故也，所受于下流者非一壑也。夫先大夫文子，其训于是矣，是以有孝德以出公族，有恭德以升在位，有武德以羞为正卿。用能光融于晋国，显补其君，以主盟于诸侯，天下赖其仁，兵燹之不试者垂十许年。今主君懋其勋庸而光贲于赵宗，无以则先大夫文子是焉取。则尚德率义，以弘大其光烈，其将有誉于四方也。乃若范氏中行氏弗自克也，而以覆其宗卿。此则主君之所知也。虎会曰：辨矣夫子之言。愿少进也。会得间而谒诸主君，庶几其有瘳？程子曰：诗不云乎，王欲玉女，是用大谏。夫纠其邪志而济其所乏，是忠臣之所留察也。吾子其勉行之矣。本闻之山有猛虎，林樾弗除；江河纳污，众流是滞。昔者秦穆公以秦之士为不足也，起蹇叔于宛，迎邳豹于郑，取由余于戎，拔百里奚于市，用强其师，以伉惠怀。于斯时也，晋国翦焉，惟秦是从。是故国以士为筋干，不可以不察也。今主君之未得志也，有窦叔子者推其后而进之，有舜华者挽其不及而使之当于理，有吾丘鹵者展布四体，以为纪纲之仆。本闻之，窦叔子之为人也，强毅而有立方，严而不判其事，主也齐戒被濯而无有回心；舜华多学而强记，耻其所闻不惠于古初，其立论挺挺而不可以夺；吾丘鹵年十有五而始以勇力闻，及其壮佼也，四邻畏之，能以人投人以车投车，其视太行之险，犹之步刃之丘。此三臣者，举晋国之选也。主君之所与懋昭其庸而光贲于赵宗者也。公室六分河山之间，龟拆而鼎立，范氏中行氏不庇其社而颓其宗，主君之所不刊，则繫此三臣之助。今无故而戮叔子矣，又毙舜华于野，以罪名不闻于国人。吾丘鹵恐焉，裹粮而之于他国。主君亦未之思耶。何其首尾之刺戾也！如是则主君之所以远于大竞者也。吾子主君之信臣也，夫人谁无过，过而能改心焉，圣人之所畏也。今吾子能弗惮烦，而以其眇眇之思，务以箴主君之阙遗，将国人是赖，吾子其勉行之矣。

子华子见齐景公，公问所以为国，奈何而治。子华子对曰：臣愚以为国不足为也，事不足治也。有意于为则狭矣，有意于治则陋矣。夫有国者有大物也，所以持之者大矣，狭且陋者，果不足以有为也。臣愚以为国不足为也，事不足治也。公曰：然则国不可以为矣乎？子华子曰：非然也。臣之所治者，道也

。道之为治，厚而不薄，敬守其一，正性内足，群众不周，而务成一能。尽能既成，四境以平。唯被天符，不周而同，此神农氏之所以长也，尧舜氏之所以章也，夏后氏之所以勤也。夫人主自智而愚人自巧，而拙人若此，则愚拙者请矣，巧智者诏矣。诏多则请者加多矣，请者加多则是无不请也。主虽巧智，未无不智也。以未无不知，应无不请，其道固穷。为人主而数穷于其下，将何以君人乎？穷而不知其穷，又将自以为多，夫是之谓重塞之国。上有讳言之君，下有苟且之俗，其祸起于欲为也，其祸起于愿治也。夫有为愿治之心而获夫重塞之祸，是以臣愚以为国不足为也，事不足治也。昔者有道之世，因而不为，责而不诏，去想去意，静虚以待。不伐之言，不夺之事，循名核实，官庀其司，以不知为道，以奈何为宝。神农曰：若何而和万物调三光。尧曰：若何而为日月之所烛。舜曰：若何而服四荒之外。禹曰：若何而治青北九阳奇怪之所际。是故此王者，天下以为功，后世以为能，以故记之所道而君之所知也。臣戇而不知方，始而至于朝也，窃有疑焉。齐之所以为齐者，抑以异矣。钟鼓柷圉日以耘考，而和声不闻；司空之刀锯断断如也，而罪罟滋长；诸侯之宾客膏其唇吻而争进谏言左右，在廷之人主为蔽蒙，僮夫竖隶晓然皆知，公上之有恇心也。造为歌谣以蛊君心，君曾不知之也。冕旒清晨位宁以听，怒焉以古人自耦，君之心则泰矣。夫其谁而顾，肯以其一介之鄙，试尝君之嗜好，而以干其不测之祸？臣戇而不知方，始而至于朝也，窃有疑焉。夷考所由来，以君之心胜故也。心胜则道不集矣，群臣之不肖者又随而扬之，故其弊日以深，其固如性，而君曾不之知也。夫以君之明，疏濬其所底滞，而开之以乡道，夫孰能御之抑？臣闻之，万物之变也，万事之化也，不可为也，不可究也，因其言而推之，则无不得其要者矣。故臣愚以为国不足为也，事不足治也。公曰：洋洋乎而之所以言，吾欲以有说而无所措吾辞，而之道博大而无倪，吾所不能为也。尝曰有以拂吾之陋心。子华子退而食于晏氏。

子华子往见季沈，季沈曰：自吾从于夫子也，辙迹不遗于四国，未有终岁以处也。夫子亦勤且病矣。哀也鄙人，不通于夫子之量。天下失道黑白溷溷，而吾夫子驾其说将安之？哀将有以请而弗敢也，愿质之于吾子。子华子曰：然仲尼天也，其可违物而莫处乎？其可绝物而自营乎？日月不宇宙四指必迷所乡矣。仲尼人之准绳也，仲尼之辙迹则病矣。而亦皇暇之恤？季沈曰：敢问吾子之不试，何也？子华子曰：本也何足以望夫子，夫子轸方而毂圆者也，将无乎而不可，我则有所可也。夫以我之所可，而从夫子之无乎不可，逝将从其后者也。

晏子

子华子谓晏子曰：天地之间有所谓隐戮者，而莫之或知。知之者其几于道

乎？晏子曰：何谓也？子华子曰：天地之生才也实难，其有以生也，必有所用也。如之何其将拥之蔽之，而使之不得以植立也？天地之所大忌也，日月之所烛燎也，阴阳之所机移也，鬼神之所伺察也，是以帝王之典，进贤者受上赏，不荐士者罚及其身。善善而恶恶，其实皆衍于后。尝试观之，夫物之有材者，其精华之蕴，神明之所，固护而秘，惜不可以知力窥也。蒙金以沙，固玉以璞，珠之所生漩桓之渊而隈澳之下也，豫章楸楠之可以大斫者，必在夫大山穷谷孱颜岖嵒之区，抉剔之，掎摭之，剥削之，苟不中于程度，则有虎狼蛟螭虺蜴之变，雷霆崩坠覆压之虞。何以故天地之生才也实难，其有以生也，必有所用也。如之何其将壅之蔽之，而使之不得以植立，是谓之违天而黷明。违天而黷明，神则殛之，虽大必折，虽炎必扑，荒落而类，圯败而族。夫是之谓隐戮。隐戮也者，阴鹭之反也。如以匙勘钥也，如以玺印涂也，必以其类，其影如响。晏子曰：骇乎哉，吾子之言也。婴也愿遂其所以闻。子华子曰：大夫无甚怪于余之所以言也。余之所以言，其有以云也。今夫人之常情，为恶其毁也，成恶其亏也。于其所爱焉者，则必有恪固之心。恪固之心萌于中虚，卒然而攻其所甚爱，则必曹起而争。争而不得，则必气沮而志夺。气沮而志夺，则拂然而怒填乎膺，拂然而怒填乎膺则将无与为蔽者矣。天地之所以生材也，甚爱之甚惜之，则其所以有恪固之心，曾何以异夫人之常情？世之人莫之或知也，徒恃其胸腹之私，与其狡谲变诈之数，翕翕而訛訛，巧抵而深排，规以幸人不己胜也。夫人之胜人也，何有天地之鉴也，神明之照也，甚可畏也，甚可怖也，如使之气沮而志夺，拂然而怒，以充塞乎两间，偏俱尫蹶，聚而为阴阳之罚。其中于人也，必惨矣。是必至之势，而无足经怪者。悲夫，世之人莫之或知，知之者其几于道矣。本晋国之鄙人也，尝得故记之所以道者矣，昔先大夫栾武子之在位也，夙夜靖共，矫枉而惠直，不忘其职守，而以从其君，厥有显闻，布在诸侯之册书。逮其嗣主则不然，弗类于厥心，放命以自贤，怙宠专权，翦弃人士，图以封殖于厥躬，国人疾视之如目有眇焉。日移其志以速厥罚。栾氏以亡。昔先大夫随武子之在位也，明睿以博识，晋国之隽老也。然且慙焉而不自居，惟曰余有所不见，惟曰余有所不知，惟曰余有所不闻。瞑有所志，旦而升诸公，是以晋国之士无遗其材者，用能光融昭著以有立朝，父子兄弟以世及也，而为晋宗卿。逮其嗣主则不然，嚚嚚自庸而巧持其非心，毁本塞原甚于虺蜮，日惟谀佞之小夫是匿是用，洁然知者远之，洒然善者伏藏以在下，日移其志以速厥罪，范氏以亡。昔先大夫中行文子之在位也，拔职俊良，振其滞淹，人之有技能如出于厥躬，恪谨弗解，惟力是视，是以能相其君，以寻盟诸侯。逮其嗣主，以苛为察，以欺为明，以刻为忠，以计多为善，以聚敛为良，崩角摘齿，恐人之轧已也。门如闹市，惟利是视，儉人乘间而会逢其恶

，极其回邪，如鬼如蜮，日移其志以速厥罚，中行氏以亡。凡此三主者，晋国之世臣也，所谓崇蕴穷窿，而不迁之宗也。而又其先大夫皆有玄德以媚于上下神祇，其在嗣主荒坠厥训，用以覆宗灭绪，馁其先灵而不得以血食于晋国，无他故也，恃其盛强昌庶而蔑弃于理，凭人而胜天，藏伎于中而以之违天地之所恪固，是以其酷如是也。而况于单族后门之士，窃人之爵禄，而邀觐于一时之幸，虚憇而恫疑，且惧人之出于其上也？疑似之迹未明，同异之志未讲，而壅之蔽之，使之不得以植立也，则其得祸也必有深于晋之三主者矣。夫筑垣墉者务其高而不务其实，高不隐仞而基倾之矣，以两手而掩人之聪明，自以为得也，而不知其聋瞽之疾已移于己也。悲夫，夫岂不为之大哀矣乎！晏子曰：骇乎哉言也。微吾子，婴无所闻之。婴也请刻诸佩觿，以志其不忘也。

晏子问于子华子曰：齐之公室惧卑奈何？子华子曰：夫人之有欲也，天必随之。齐将卑是求，夫何惧而不获？昔者轩辕二十五宗，故黄祚衍于天下。子今未忘也，宗周之王也，姬姓之封者凡七十夫，指之不能率其臂，犹臂之不能运其体也。今齐自襄桓以来斩斩焉，朝无公姓，野无公田，带甲横兵，挟毂而能战非公士也，结绶纒纒位列而籍居非公臣也，公族之子若其孙，散而之于四方，惟童隶是伍。公所以与俱者，自有肺肠者也。于诗有之，岂无他人，不如我同姓，何以是踽踽而以临于人上也。齐将卑是求，夫何惧而不获。今之人分财一贿而设钩策焉，非以夫钩策者为能，均也，使善恶多寡无所归其怨也。是以圣人穷造物以为识量，然且龟卜筮蓍以为决，所以立言于公也。声出而应律，身出而协度，然且权量尺石以为器，所以立正于公也。义识而理训，举天下无敢以容其议，然且书契章程以为式，所以立信于公也。德泽汪濊威制宏远，尽四海之大无不面纳，然且法度礼籍以为准，所以立义于公也。今齐则不然，所以为国举出于私矣，非止卑此而已也，而又公敛其怨私受其福矣，公窃其名私享其实矣，齐之忘于公室也非一日也，故齐将卑是求，夫何惧而不获。

子华子曰：昔先主之制法也，有本衍焉，有末度焉。因而弗作守而弗为去羨去慕，与四时分其叙，与寒暑一其度，不言而民以之化，不令而民以之服，是以能因则大矣。能守则固矣。夫有心于作法之细也，作而刻其真法之原也。法也者，制世之粗迹也，而且不可以容心焉，而况于营道术乎？于传有之，循道理之数，而以辅万物之自然，六合不足均也。七十九代之君，其为法不同而俱王于天下，用此道也。

子华子卷下周程本撰

晏子问党

晏子见于子华子曰：日者婴得见于公，公恶夫群臣之有党也，曰子将何方以弭之，婴无以应也。吾子幸教以所不逮，虚心以承。子华子曰：嘻，君之及

此言也，齐其殆矣乎。游士之所以不立于君之朝，以党败之也。人主甚恶其党，则左右执事之臣有以借口矣。夫左右执事之臣，其托宠也深，其植根干也固，背诞死党之交，布散离立联累罗络，而为之疏。苟非其人也，则小有异焉者，不得以参处乎其中间也。士以廉洁而自好者，夫孰肯舍其昭昭以从人之昏昏洒焉？若将以有浼焉，必不容矣，是以左右执事之臣因其修而隳之曰党人也，人君曾不是察，随其所甚恶而甘心焉，于是有流放戮辱之事。夫士之自好者，削斫数椽足以自庇，而一簞之食足以糊口，其孰肯以不赀之躯而投人主之所必怒者耶？嘻，君之及此言也，齐其殆矣乎。小人之始至于齐也，小异者不容而已矣，今则疑似者削迹矣。小人之始至于齐也，媵媚脂韦者未必御也，今则服冕而乘轩者矣。小人之至于齐，为日未数数也，而其变更如此，齐其未艾也。人君曾不是察，而左右执事之臣又原君之所甚恶，因以隳游士之修举，齐之朝将化而为私人也。日往而月易，筑坛级于公宫，而君不得知也。嘻，君之及此言也，齐其殆矣乎。

子华子谓晏子曰：夫治有象，大夫亦尝闻之矣乎？晏子曰：婴愿闻之于吾子矣。子华子曰：治古之时，其君之志也端，以有修其臣，同德比义而无有异心，朝无幸位，事无失业，其四野之外耒耜从其宜，沟畎以其便，其民愿而从，法疏而弗失，上下翦翦，惟其君之听整气伏息。灾疫不作，四邻寝兵，而圭玉纁币以承其权，此非治象而云何。今齐之正言不闻，聪明不开，朝蕪而不除，野荒而荐饥，其去治象也远矣，无等级以寄言者矣。本闻之，下无言谓之喑，上无闻谓之聋，聋喑之朝，上有放志而下多忌讳，齐之谓也。且合升勺龠合以登之，斛廩则成矣。太山之高非一石之积也，琅玕之东渤澥稽天，非一水之钟也。所以治国家天下者，非一士之言也。今齐之执事者，其悖矣乎，墨以为明，孤而为苍，以一为二以二为三，公不能禁也。植党与而获其所同，忌前而排孤，媵媚脂韦者日至于君之前，固宠而恃便，公不能禁也。犹之买马者，然不论其足力，而以色物毛泽而为仪，则厩无走马矣；犹之售玉者，然不论其廉贞温粹而无瑕者，而以大小径广为仪，则篋无连城矣。惟士亦然。论士不以其才，而以势地为仪，则伊尹仲父不立于朝矣。且齐之为国也，表海而负嵎，轮广隈澳，其涂之所出，四通而八达，游士之所凑也。今齐君之所习而狎者，非鲍国之私人，则崔田之党也。游士无所植其足矣。游士无所植其足，则凭轼结辙而违之。夫游士之所以去，则治象之所以不存也。本闻之，穷乡下里，其为丛祠也，不过于卮酒而膻肉，芜国之社不难于请福，今齐之蕉萃也甚矣，所欲以为治者，不半于古之人而功则略具矣。夫子之于齐君也，朝夕进见，而犹固惜自爱也，独不出其警欬而规以振起之？夫子之仁心抑已偏矣。晏子曰：善，微吾子，婴无所闻之。婴之于君，犬彘之臣也。吾子之言之也，婴有罪矣。

晏子问于子华子曰：圣人尚俭，于传有之乎？子华子曰：有之。夫俭，圣人之宝也，所以御世之具也，三皇五帝之所留察也。晏子曰：婴闻之，尧不以土阶为陋，而有虞氏怵戒于涂髹，其尚俭之谓欤？子华子曰：何哉大夫之所谓俭者？夫俭在内不在外也，俭在我不在物也。心居中虚以治五宫，精气动薄神化回滴，嗇其所以出而谨节其所受，然后神宇泰定而精不摇。其格物也，明其遇事也。则此之谓俭，而圣人之所宝也，所以御世之具也，三皇五帝之所留察也。何哉大夫之所谓俭也？夫视入以为出，庾氏之职业也；操赢而制余，商贾子之所为也；中人之家计口然后食，闾里之志也。乃若天子者大宫也，有天下者大器也，临万品御万民，穷天之产罄地之毛，无有不共无有不备，此则古今常尊之执也，柰何而以闾里之所志、商贾子之所为、庾氏之职业仰而议夫尧舜之量哉？此腐儒之所守，而污俗之所以相欺者也。土阶涂髹之说，野人之所称道，而于传所不传者也。本闻之，尧居于衢室之宫，垂衣而褰幅，遂如神明之居，辑五瑞以见群后，带幅舄而入覲者如众星之拱北，尧则若固有之也；舜游于岩廊之上，被袵衣而鼓五弦之琴，画日月于太常，备十有二章，黼黻玄黄烂如也，出则有鸾和，动则有佩环，步趋中于茎韶之节，舜亦若固有之也。夫尧舜之备物也如此，而恶有所谓土阶三尺、茅茨不翦者？恶有所谓涂髹以自怵戒者？此腐儒之所守而污俗之所以相欺者也，故记所不道也。桀纣之亡天下也，以不仁而不以奢也。戒奢者有礼存焉，礼之所存可约则杀可丰则腆，岂有览四海之赋、受九亩之经，入而土阶以居，欲有涂髹而不敢也？其不然也必矣。且先王之制也，改玉则改行，旗旒冕璪以示登降之品，今污世人不通于礼也，处尊而偏贱，居大而侵小，夫以至公之尊而国隶以自奉，难为其下矣，不惟以陋于厥躬也。而又旁无以施其族党，上不丰其宗祧，曰吾以是为俭也，不亦夷貊之人矣乎！晏子曰：善，微吾子，婴无所闻之也。终不敢以论约。

执中

子华子曰：圣人贵中，君子守中。中之为道也几矣。寓中六指，中存乎其间，两端之建而中不废也。是故中则不既矣，小人恣睢，好尽物之情而极其执，其受祸也必酷矣。何以言之？朱明长赢不能尽其所以为温也，必随之以揪敛之气而为秋；玄武沍阴不能尽其所以为寒也，必随之以敷荣之气而为春。孰为此者，天也。天且不可以尽，而况于人乎？是故诚能由于中矣，一左一右虽过于中也而在中之庭，一前一后虽不及于中也而在中之皇。及小人好尽则远于中矣，于中则必窘于边幅而裂矣，必触于岩墙而僵矣，必坠于坑塹而亡矣。如以石而投之于渊也，不极则不止矣。悲夫，天道恶尽，而昧者不之知也。古之君子，齐戒以涤其心，奉之而不敢失者，其中之谓欤？天地覆压，中不磨也；阴阳并交，中不沦也；五色玄黄乱于前，中不失也。悲夫，世之小人，快其志于

俄顷之久而促，失其所以为中。危国丧身而不早悟也，是之谓下愚而不可动化者也。

子华子曰：天之精气，其大数常出三而入一，其在人呼则出也，吸则入也，是故一之谓专，二之谓耦，三之谓化。专者才也，耦者干也，化者神也。凡精气以三成三者，成数矣。宓牺轩辕所柄以计者也，赫胥大庭惆怅而有所遗者也，故曰出于一，立于两，成于三。连山以之而呈形，归藏以之而御气，大易以之而立数也。

子华子曰：道之所载曰出，拓〔或作宕〕坦有足者斯践之矣。夫何故，平故也。恢漓蒙濶而无不容，一与二二与三，吾不知其攸然，而同谓之平，夫何故，虚故也。惟虚为能集道，惟平为能载道，无所于阂无所于忤，虚之至也。左不偏于左，右不偏于右，无作好也，无作恶也，如悬衡者然。平之至也，心胸之两间其容几何，然则历陆嵌岖，太行雁门横塞之灵台之关，勺水不通，而奚以有容。嗜欲炎之好，憎冰之炎，与冰交战焉，则必两相伤者矣。是故革四圻则裂，谓中满则充，薄气发暗，惴怖作狂，积忧损心，心气乃焦。故曰一虚一平，而道自生；一平一虚，而道自居。

子华子曰：王者乐其所以王，亡者亦乐其所以亡。故烹兽不足以尽兽，嗜其脯则几矣。王者有嗜于理义也，亡者亦有嗜乎暴慢也。所嗜不同，故其祸福亦不同也。

子华子曰：生者死之对，有者无之反。痹者隆之因，亏者成之渐。大道无形无数无名无体，以无体故无有生死，以无名故无有有无，以无数故无有隆痹，以无形故无有成亏。既已域于四象者矣，完不能无毁也，是以韦革虽柔，扩之则裂；矿石虽坚，攻之则碎。刚柔重轻大小长短虽不同也，同于一尽。故古之制字，字为之破，而文亦如之。

子华子曰：周天之日为数三百有六十，阅月之时为数三百有六十，天地之大数不过乎此。五方之物其为数亦如之，鳞虫三百有六十，震宫苍龙为之长；羽虫三百有六十，离宫朱鸟为之长；毛虫三百有六十，兑宫麒麟为之长；介虫三百有六十，坎宫伏龟为之长；裸虫三百有六十，盈宇宙之间，人为之长。一人之身，为骨凡三百有六十。精液之所朝夕也，气息之所吐吸也，心意知虑之所识也，手足之所运动，而指股之所信屈也，皆与天地之大数通体而为一，故曰天地之间人为贵。

子华子曰：撞钧石之钟，六乐合奏于庭，所以写乐也。而隐忧者临之而逾悲，不主于乐故也。郁摇而行歌，促弦而急弹，所以写忧也，而安恬者得之而逾欢，不主于忧故也。然则忧乐在外也，所以主之者内也，内之所感，赭苍互色，东西贸区，而昧者则不之知也。故曰观流水者，与水俱流，其目运而心逝

者欤。

子华子曰：浑沦鸿蒙道之所以为宗也，遍覆包涵，天之所为大也，昭明显融，帝之所以为功也。道无依阿，天无从违，帝无决择，然则心乌乎而宅道心？天也天心，帝也帝心，人也人之心，莫隐乎慈，莫便乎恕，赤子匍匐使我心惻隐，于慈故也。陵波而先济，跋而望乎后之人，便于恕故也。此心之弗失焉，可以事帝矣，可以格天矣，可以入道矣。此心之弗存焉，道之所去也，天之所违也，帝之所诛也。古之制字者，兹心为慈，如心为恕，非其心也，则失类而悲。是以挟道理以御人群者，庸讷而忽诸。

子华子曰：凡物之所有由者，事之所以相因也，理之所以相然也。轴之轴车由所以相运也，紬之紬思〔或作丝〕由是以相属也，姓胄之由族由是以有分也，橘柚之柚味由是以有别也，宇宙之宙理由是以有传也，禾之油油谷由是以登也，云之油油雨由是以降也，忧心有妯心由是以动也，左旋右抽军由是以正也。故凡物之所由有者，事之所以相因也，理之所以相然者也。

大道

子华子曰：大道有源，其源甚真，名曰空洞。空洞无有，是生三元。三元之功，同立于玄，纵而守之，是谓三极。衡而施之，是谓三纪。上下贯焉，是谓三才。一之所成，万纪以生，一之所纲，万有以藏。是故空者，无不备之谓也；洞者，无不容之谓也。大道之源，其源甚真，无物不禀，无物不受，无物不度，广尽于无畛，细沦于无间，付畀禀受而不加贫，酬酢应对而不加费，故曰通于一，万事毕，此之谓也。

子华子曰：仰而视之，玄在焉；俯而察之，玄在焉；旁行而四达，玄在焉；迎而望之，玄参乎其前也；握足窘行，去而违之，玄瞠乎其后者也。是故玄无所不在也。人能守玄，玄则守之。不能守玄，玄则舍之。

子华子曰：火宿于心，炎上而排下，其神躁而无准。人之暴急以取祸者，心使之也。木宿于肝，触突干抵而锐，其神陨束而无当，人之朴戆以取祸者，肝使之然也。金宿于肺，铿訇而不屈，罄而不能仰也。其神阔疏而无法，人之诈决以取祸者，肺使之也。水宿于肾，瑟缩以凑险，其神伏而不发，人之媵媚脂韦以取祸者，肾使之也。土宿于脾，磅礴而不尽，其渗漉也下注而不止，其神好大而无功。人之重迟涩讷以取祸者，脾使之也。火气之喜明也，木气之喜达也，金气之喜辩也，水气之喜藏也，土气之喜发生也，是故事心者宜以孝，事肝者宜以仁，事肺者宜以义，事肾者宜以知，事脾者宜以诚实而不诈。五物宿于其所喜，五事各施其所宜，外邪之不入，内究之不泄，夫是之谓善完。

子华子曰：甚矣世之人，注其目于视也，目奚足信！今有美丽佼好之人

，人之所同悦也，然而蒙之以俱首，则见之者弃之而走，更之以轻纨阿褐焉，则向之走者留行矣。甚矣，世之人注其目于视也，目奚足信！

周舍见子华子曰：舍闻之，身修而名不立，无为于择术矣。庶羞百品杂进于盘几，而咽不下，无为于贵饌矣；抱璧而徒乞，无为于贵宝矣。敢问吾子之所以志。子华子曰：然，釜概之于量也，不能以容于所不受；寻墨之于度也，不能以及其所不至。钧天广奏，飞鸟过而不止；崇榼绩栱，猱狄逃焉。且员动而方息，所性不同也；火炎而水流，习使之然也。今以大夫之所处，而议本之所以志，必不谐矣。无以则有一焉，而愿因以有献也。夫六虚有精纯粹美之气，而不敢传焉，托于物以写其响，流于形于万有，而不敢以有为。试尝论其微矣，佼丽之苦窳也，而丑则坚牢；华璧之易以碎也，而金鐵则难陶。甚矣，物之不可以全也！如是，是不可以一方取也，是不可以一伎为也，惟知道者几几乎其能全。今大夫少修而端恚，壮长伉以有立方，将揭其昭明焉，而以为人之其犯难也，果其量物也偏，而又且径往而直前，矫拂人之所不欲，而规以自立，甚无所用之虚名，此非本之所得知也。夫目之明能见于百步之外，而顾不见其背也，惟墙之后则无睹也。无以则有一焉，而愿因以有献也。

子华子曰：万物玄同，孰是而孰非，孰知其初，孰知其终，吾无得其所自然也。命之曰一。一者，众有之宗也，道得之谓之太一，天得之谓之天一，帝得之谓之帝一。帝一也者，立乎环中，扣其响而不得也，味其臭而不得也，浑浑兮如有容，泊兮如未始出其宗，茫茫兮如无所终穷。天一也者，为而不宰，成而不有，机之所由以出焉，机之所由以入焉。太一也者，无不有家，能化一以为二，化二以为三，因三以成万物，故曰一之变大矣，三而三在，九而九有，万不同而管于一术。通乎一术，无一之不知。昧乎一术，无一之能知。是故音声颜色臭味之数，不过于五，五者立于一，一立而万物生矣。

子华子曰：寒湿温燥晦明之变则大矣，形怛乎化则溷，而其形无尽；喜怒哀乐思惧之化则备矣，神经乎变则溷，而其形有余。正气的在人也，上下灌注，如环之无端，莫知其纪极也，不可以为量也。是能使其形之所泽郁郁勃勃而不可屈，是能使其形之所宅完固静专而不可挠，是故能通于养气之术者，不可以务不白也。且气不胜邪攻之矣，攻之而不已，则气必剝剝之而不已，则向于消亡矣。正气渐尽邪术壮长，心伤于中而色泽外变，神去其干而死矣。是以古之知道者，筑垒以防邪，疏源以毓真，深居静处，不为物撓，动息出入而与神气俱。魂魄守戒，谨窒其兑，专一不分，真气乃存。上下灌注，气乃流通，如水之流，如日月之行而不休。阴营其藏，阳固其府，源流涑涑，满而不溢，冲而不盈，夫是之谓久生。

子华子曰：人之性其犹水，然水之源本甚洁而无有衰秽，其所以湛之者久

，则不能以无易也。易而不能反其本初，则还复疑于自性者矣。是故方圆曲折湛于所遇，而形易矣；青黄赤白湛于所受，而色易矣；砰訇淙射湛于所阂，而响易矣；洄洑激咨湛于其所以容，而态易矣；馥淡芳奥湛于其所以梁，而味易矣。凡此五易者，非水性也，而水之所以为性者则然矣。是故古之君子，慎其所以湛之。

子华子曰：天地之大数莫过乎五，莫中乎五，五居中宫以制万品，谓之实也，冲气之守也，中之所以起也，中之所以止也，龟筮之所以灵也，神响之所以丰融也，通乎此，则条达而无碍者矣。是以二与四抱九而上跻也，六与八蹈一而下沉也，戴九而履一，据三而持七，五居中宫，数之所由生。一从一横，数之所由成。故曰天地之大，数莫大乎五，莫中乎五。通乎此，则条达而无碍者矣。

北宫意问

北宫意问曰：上古之世，天不爱其宝，是以日月淑清而扬光，五星循晷而不失其次，凤凰至，蓍龟兆，甘露下，竹实满，流黄出，朱草生。敢问何所修为而至于此也？子华子曰：异乎吾所闻，夫祯祥瑞应之物，有之足以备其数，无之不缺于治也。圣王不识也，君子不道也，治世所无有也。上古之世，居有以虚，宰多以少，所以同于人者，用舍也；所以异于人者，神明也。神明之运，其由也甚微，其效也甚径，与变相荡迁，与化相推移，阴阳不能更，四序不能亏。洞于纤微之域，通于恍惚之庭，挹之而不冲，注之而不满。彼其视凤凰麒麟也豢牢之养尔，彼其视澧液甘露也圳澮之写尔，彼其视芝房竹实凡草木之异者，畦圃之疏尔。彼其视玉石瑰怪凡种种之族者，篋裘之藏尔。故曰圣王不识也，君子不道也，治世所无有也。昔者有虞氏弹五弦之琴以歌南风之诗，而光被四表，格于上下；周公之佐成王也，希膳不彻于前，钟鼓不解于悬，而歌雍咏勺六服承德。凡祯祥瑞应之物，有之足以备其数，无之不缺于治。圣王已没，天下大乱，父子失性君臣失纪，未有甚于今日也，然且日月星辰衡陈于上，与治世同焉而已矣。故曰天道远，人道迩，待蓍龟而袭吉，福之末也，颠蹶望拜而谒焉，其待则薄矣。故圣王不识也，君子不道也，治世所无有也。吾恐后世之人主，方且睢睢盱盱唯此之事，而为人臣者巧诈诞譎以容悦于其君，舍其所当治而责成于天，借或气然而数缪也，忽有钟其变者，色泽状貌非耳目之所属也，于是奉以为祥，君臣动色，士庶革听，以至作为声歌而荐之于郊庙，错采绩画而以夸诸其臣民，奄然以为后世莫我之如也。彼其却数于上世，其所谓豢牢之养也、圳澮之写也、畦圃之疏也、篋裘之藏也，章章焉如日星之在上也，乃始矜跂而以为希有之事，夷世而不可以幸冀者也。甚矣，其亦弗该于帝王之量者矣！

子华子居于苓塞，北宫意、公仲承侍，纵言而及于医。子华子曰：医者理也，理者意也，药者淪也，淪者养也，腑脏之伏也，血气之留也，空窾之塞也，关鬲之碍也，意其所未然也，意其所将然也。察于四然者而谨训于理，夫是之谓医，以其所有余也而养其所乏也，以其所益多也而养其所损也，反其所养则益者弥损矣，反其所养则有余者弥乏矣。察于二反者而加疏淪焉，夫是之谓药。故曰医者理也，理者意也，药者淪也，淪者养也。北宫意曰：正惟是世俗之医所不能为也。虽然，意闻之也有所资于意，不如无意之为愈也；有所待于养，不如无养之为愈也。敢问人有精神也，其升降上下，与昼夜相通也，与天地相灌注也，其为种凡有几？子华子曰：意，善哉而之问也。触类以演之，进乎此，则与知道者谋矣。吾次其所以学也而择取之矣。夫天降一气，则吾气随之，寄备于阴阳，合气而成体，故有太阳有少阳有太阴有少阴，阴中有阳，阳中有阴，故阳中之阳者火是也，阴中之阴者水是也，阳中之阴者木是也，阴中之阳者金是也，土居二气之中间以治四维，在阴而阴，在阳而阳，故物非土不成，人非土不生。北方阴极而生寒，寒生水。南方阳极而生热，热生火。东方阳动以散而生风，风生木。西方阴止以收而生燥，燥生金。中央阴阳交而生湿，湿生土。是故天地之间六合之内，不离于五。人亦如之。血气和合，荣卫流畅，五藏成就，神气舍心。魂气毕具，然后成人。是故五藏六腑各有神主，精稟于金火，气谐于水木，精气之合，是生十物，精神魂魄心意志思智虑是也。生之所自谓之精，两精相薄谓之神，随神往反谓之魂，并精出入谓之魄，所以格物谓之心，心有所忆谓之意，意之所存谓之志，志之所造谓之思，思而有所顾慕谓之虑，虑而有所决释谓之智。夫于智，十累之上也，至于智则知所以持矣，知所以持则知所以养矣。荣卫之行无失厥常，六腑化杀津液布汤，故能久长而不弊。流水之不腐，以其逝故也；户枢之不蠹，以其运故也。是以精止则滞，神昏则伏，魂拘则沉，魄散则耗，心伎则惑，志郁则陷，意营则罔，思涩则殆，虑殫则蒙，智碍则愚。故所谓持者，持此者也。所谓养者，养此者也。意，善哉而之问也。触类以演之，进乎此，则与知道者谋矣。

公仲子曰：夫子之言也而之问也，承也得所未之尝闻，如发蓍焉。愿夫子益其说，而稽征其所以解也。子华子曰：然，言固不可以一而足也。夫心也，五脏之主也，精神之舍也，心之精为火，其气为离，其色赤，其状如覆莲，其神为朱鸟，其窍上通于舌。肝之精为木，其气为震，其色青，其状如悬瓢，其神为苍龙，其窍上通于目。肺之精为金，其气为兑，其色白，其状如悬磬，其神为伏虎，其窍上通于鼻。肾之精为水，其气为坎，其色黑，其状如介石，其神为玄龟，其窍上通于耳。脾之精为土，其气为戊巳，其色黄，其状如覆缶，其神为凤凰，其窍上通于口。是故脾肾心肝肺五官之司，口舌鼻耳目五官

之候，脾之藏意，肾之藏精，心之藏神，肝之藏魂，肺之藏魄，金木水火土五精之总也。寒热风燥温五气之聚也。水以润之，火以燠之，土以溽之，木以敷之，金以敛之，此以其性言也。水之冽也，火之炎也，土之蒸也，木之温也，金之清也，此以其气言也。水在下，火在上，土在中，木在左，金在右，此以其位言也。水之平也，火之锐也，土之圜也，木之曲直也，金之方也，此以其形言也。水则因，火则革，土则化，木则变，金则从革，此以其材言也。水并洫也，火文焚治也，木金器械也，土爰稼穡也，此以其事言也。夫盈于天地之间而充物者，惟此五物也，凡五物之有不可无也，其所无不可有也。微者养之使章，弱者养之使强，损者养之使益，不足者养之使有余，无物不养也，无物不备也。夫是之谓和。喜怒哀恐思不能汨也，视听言貌思不能夺也，夫是之谓大。和之，国无待于意而为医；大和之，俗无待于养而为药。不以物滑，和不以欲乱情，中无载则道集于虚矣。心无累则道载于平矣。安平恬愉，吐故纳新，静与阴同闭，动与阳俱开。若是者，由人而之天，合于太初之三气矣。以之正心修身治国家天下，无以易于此术也。五之说尽于此矣。二子拱而退，书以识之。

神气

子华子曰：古之至人，探几而钓，深与天通。心清明在躬，与帝同功。是以进为而在上，则至精之感流通而无碍，以上行而际浮，以下行而极忧，以旁行而塞于四表，不言而从化，不召而效证。以其所以感之者内也。伏羲神农之世，其民童蒙，瞑瞑漠漠，不知所以然而然，是以永年。黄帝尧舜之世，其民朴以有立，职职植植，而弗鄙弗天，是以难老。末世之俗则不然，烦称文辞而实不效，知譎相诞而情不应，盖先霜霰以戒裘炉者矣，机括存乎中而群，有诈心者族攻之于外，是以父哭其子，兄丧其弟，长短颉颃，百疾俱作。时方疾病，道有繯负，盲秃狂伛，万怪以生。所以然者，气之所感故也。夫神气之所以动，可谓微矣，日月薄食，虹霓昼见，五纬相凌，四时相乘，水竭山崩，宵光昼冥，石言犬痾，夏霜冬雷。缪螯之族，诸祸之物，不约而总至。所以然者，气之所感故也。夫神气之所以动可谓微矣，故曰天之与人，其有以相通，此之谓也。

留务兹从子华子游者十有二年，目相属而言不接也，业成而辞归，将隐居于五源之溪。子华子曰：天下之物有甚骨稽而难持者，女知之矣乎？疾之则脱，缓之则澈焉，以逝非捉圜之谓也。而所谓善持者，能为之于疾徐之间。今女之所治，吾无闲然者矣，然子之志，则广取而汛与者也，吾恐女之后夫择者也，其将有剽女之外郭而自筑其宫庭者矣，登女之车而乘之以驰骋于四郊者矣，取女之所以为璧者毁裂而玉分之者矣，夫道固恶于不传也，不传则妨道；又

悉于不得其所以传也，不得其所以传则病道。今女则往矣，而思所以慎厥与也，则于吾无闲然者矣。

子车氏之豨其色粹而黑，一产而三豚焉，其二则粹而黑，其一则驳而白。悉其弗类于己也，啗而杀之，决裂其肾肠，糜尽而后止。其同于己者字之惟谨而恐其伤也。子华子曰：甚矣心术之善移也！夫目眩于异同，而意怵于爱憎，虽其所自生，杀之而弗悔，而况非其类矣乎？今世之人，其平居把握，附耳咕咕相为然，约而自保，其固曾胶漆之不如也。及势利之一接，未有毫泽之差，蹴然而变乎色，又从而随之以兵，甚矣心术之善移也，无以异乎子车氏之豨。

宋有澄子者，亡其缁衣，顺涂以求之。见妇人衣缁衣焉，援之而弗舍曰：而以是偿我矣。妇人曰：公虽亡缁衣，然此吾所自为者也。澄子曰：而弗如速以偿我矣。我昔所亡者纺缁也，今子之所衣者禅缁也，以禅缁而当我之纺缁也，而岂有所不得哉。子华子曰：夫利之昏心也，幸于得而已矣，忘其所以为质者矣。幸于得而忘其所以为质，夫何所惮而不为之哉！今世之人，求其不为澄子者或寡矣。

子华子曰：今世之士其无幸欤，川阅水以成川，世阅人而为世。河之下龙门也，疾如箭之脱箬，人寿几何，而期以有待也？治古之时，积美于躬，如肤革之就充，惟恐其不修，弗忧于无闻，如击考鼓钟，其传以四达，绎如也。今则不然，荒飙怒号而独秀者先陨，霜露宵零而朱草立槁。媾市之徒又从而媒孽以髡摇之，是以萌意于方寸未有毫分也，而触机阱。展布其四体，未有以为容也，而得拱桡怀抱其一概之操。泯泯默默而愿有以试也，而漫漫之长夜特未旦也，疾雷破山，澍雨如霏，鸡暗于埭，而失其所以为司晨也。人寿几何，而期以有待也！今世之士其无幸欤。

子留子筑居于五源之溪，使其徒公子宾胥见子华子于齐，曰：先生之役子留子使宾胥也敬以有请，夫五源之溪，天下之至穷处也。鼃吟而鼃啼，且晓昏而日映也，苍苍踟蹰，四顾而无有人声。虽然，其土脉膏以发其植物也，兑兑以泽，其清流四注，无乏于灌溉。其苹草之芼，足以供祭也。流光驰景却顾于断蹊绝壑之下，云雨之所出入也。其石皴栗，烂如赭霞，葑草之芬从风以扬，壅耕溪饮为力也。佚而坐啸行歌，可以卒岁。今先生之年运而往矣，而其所以蕴藏者无期，惟是河汾之间不吾容也，而寄食于海濒。岁又弗稔，其何以供亿？今之诸侯，其地相埒也，其德相若也，先生之车轸其将谁氏知之？是以子留子使宾胥也敬以有请，无宁先生而肯照临于山溪之中，将使斯人也耳闻而目明，先生岂无意于此？子华子曰：尔归而语而夫子矣，而以所以属于我者，渠渠不忘于我之心鼎鼎如也。吾闻之，太上违世，其次违地，其次违人，而之所

志其违地矣乎。曩者吾有绪言于会矣，曰我必死，尔以吾骨反而涉河，以从吾先人于苓塞之下，我之意也已有所在矣，不得而从于尔之求矣。夫志之所存，虽逃而亲，虽缺而成，疆裂壤断，不吾间也。而今而后，吾之神爽坐驰于五源之间，而亦将朝夕而惟余是从，吾何必往也？喜来，宾胥，我之不得往，犹而夫子之不得来也。诗不云乎，莫往莫来，使我心疚。吾之与而夫子也，其弗覩矣乎？

子华子自齐而归，召子元而训之曰：来尔会，而小人其谨志之。昔吾之宗君为周日正，周公作成，周定鼎于郊廓，修和周郊，于是吾之宗君荐其所以为祥者，其族有三，曰并里之璞也，曰太山之器车也，曰唐叔异亩之禾也。唐叔得禾，异亩同颖，吾之宗君请以为献。王命分宝玉于鲁公。时庸展亲，归禾于周公，作归禾。周公旅，天子之命作嘉禾，是以吾之宗君始有蒲堂，以朝作程典令。其显庸书在故府。逮宣王之时，吾之宗君入董，六师为王虎臣，是曰司马。司马之后凡九世，而其子孙或播居于汾河之间，十有一世而固并于温。先大夫宣王之弃世也，背违其群，而吾之宗君厥有大造于赵，宗如瓜苗之有衍，我是以庇其荣而食其实。及吾之身，虽不释于简主，而赵则直吾姓之所宗氏也。今主君之为人，强毅而法，能忍诟而无慝，挺挺而不回，且受人之规言，其将光启于赵氏之业，而大其前人。吾且老矣，而不得以相其成。来尔会，而小人其谨志之，其勿有二心，以事主君。惟是窳窳之事，吾之所以后其先人者，弗俭弗侈，允厘其中。其弗以世俗之垢昏而以浼我之所修，乃若尔会之所以自勳者，则惟无宗君之忝，其于我亦预有无穷之闻。来尔会，而小子其谨志之。